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九

稗編

六曹類

戶曹

諸侯豈不
能促民公
吏豈不能
貪暴耶

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畛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

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廬所服同事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與耤旅師有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

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春秋之時，楚爲掩爲政，井衍沃，牧隰臯，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

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陳祥道都鄙溝

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若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

賡庵語錄亦謂因蔡澤此語可

兄周制主秦不能無敵

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

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

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守安保其無弊後
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
以田而欲其均乎乎晉大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
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
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
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
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
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
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

臨井
田

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園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耳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獨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

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蔣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猶思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益，永業之田鬻而民不固，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

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徵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

開元
并改

國中作城
中解

周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畊而以五畊貢商之民耕七十畊而以七畊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畊以公田十畊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

陳祥道
貢助

按此九賦先鄭以爲地賦後鄭以爲口賦然關市卽邦中之地也山澤卽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卽邦中之人也山澤卽四郊以下之人

也一人而并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末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爲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爲地賦或爲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權鹽權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造之類故取其息

息卽賦也

馬端臨
論九賦

林勲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

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由唐末

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

此并田之遺

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

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

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

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

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

畝約八合二井十六斛錢三錢五分

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

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

十三百六十

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

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

守衛是民凡

不令

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

米萬九千餘斛

八十四斛

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

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

餘三萬二千

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

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

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

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又曰

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令流

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僞上流民自占者八

萬餘口以徵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

敢僞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適負乎。陸贄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贏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

宋史特勲本政書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

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歛穫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四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歛以所種狹鄉據青苗薄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

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僚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今、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聞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

史家法筆、

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絲稅草無定法、歲爲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旣多、覆問踰年、乃

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
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
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者澈定粗良具上
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遺惠督中物名直二十五
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
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
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
轉運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潰損者州縣
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
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鉉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

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敝，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布，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

名告身授官勲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糶爲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以國用急不

及秋方苗青卽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
 十通名爲青苗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
 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
 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
 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
 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
 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
 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
 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旣陷歲發防秋
 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

方恃恩擅權，君臣猜間，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顓留意祠禱，焚帛玉爲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而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

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歛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旣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用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縝長安丞薛苹搜督其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

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
匱納賃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
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植憫乃
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百斛者免而所獲裁二
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
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
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
盡玄宗卽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
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盡
三十年凶荒饋散餒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卽位京

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兩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州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境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奉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筭除陌常州刺史裴肅鬻薪

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順宗卽位乃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旣平訾藏皆入內庫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

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賍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卽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充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緡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

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
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
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
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
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
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
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
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麵槐葉爲麞乾并
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致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

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
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
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

唐志唐
田賦

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
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
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卽
同郡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
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
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卽

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麥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之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並免其租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事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卽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爲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叅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

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期領農田未及施爲而仲淹罷事遂止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嘉祐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布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遂留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

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惠守
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爲
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
咸淳三年京師羅貴勒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輟
筭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逵謂買田
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逵知
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
郡公租以三千石爲一莊聽民於分急一時之利墮
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
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

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宋史

宋史

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陳祥

道周

役法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固宜其改竄冒偽，求自附流品，以爲避免之

計也。然徭役當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廣狹，澤之蔭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定譜籍，雖曰選譜，究流品之人爲郎尚書以掌之。然僞冒之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并詔至以耻憤，構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阡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籍爲先。然自晉至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旣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旣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攷，此所以僞冒滋多而

役區議
議不爲民
害雖差以
可也使役
其難在
幸錢不荒
有制雖充
役可也何
必紛紛于
其間苛公
代主其役
而聽民自
便法最善
矣

議論紛紛也

馬端臨
論戶籍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
前至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課督賦稅以耆以長弓
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
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招
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
聽建隆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著
于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詔加裁定淳
元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
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衆役多調廂軍然役有輕

今此弊獨
盛于江南

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
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
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
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
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
州縣旣廣徭役益衆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
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
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里正鄉戶
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徃徃破產景祐中稍
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募役之法始於此矣慶曆

中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復王達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美餘家詔獎繇是他路爲楷克以市恩初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徭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弃田於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踈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畝休逋役卽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

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卽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王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諸路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楊繪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

齊無異。况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
出雇錢。則百項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項者。而又永無
決射之訟。王安石去位。吳充爲相。沈括獻議。莫若稍
變役法。雜以差徭爲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貶
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爲則。浙西
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爲數。從便輸
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敷取。初許兩浙
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
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
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截定所

敷錢數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解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敝。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旣不究終防弊而聚歛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于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爲咸平

據公未嘗
不愛官

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
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
可也光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
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爲吏今
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遣人若盡以重法
繩之將見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爲
民害遂已之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
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
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
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

釋費未嘗
斷去差役
元結亦不
謂雇役也

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
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
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役錢卽免輪尋以衙前不皆有
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凡熙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
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者壯
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
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
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
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
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僧置衙前最爲重役若已

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閑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蘇軾在詳定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費實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續聞有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

宋史宋役法

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各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困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雇役之金豈復能了

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

馬端臨論差役雇役

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并賦稅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卽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餼於官者也所謂新氓之遷徙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邑之人旣元無田則

何有於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
執授受之柄亦無復應受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
除之側者並除其賦役也然漢以後則官戶之有蔭
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
之事矣按元祐初品公入相諸賢並用革新法之病
民者如救焚然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罷
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兩法散出
之令而其延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公在告不預
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
六日教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
交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書黃遂大悟而不復再行
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雇募者居其半
故差雇二者之法雖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徵
取然則諸賢雖號爲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
否實中蓋未嘗有一定之見宜熙豐之黨後來得以
爲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舉同

復以多徵爲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利，而役餒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利積壓，此皆其極弊處。至紹聖，因說一變，羣如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然攷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立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始熙豐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徭六色役錢，則知興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窒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役錢寬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參賤飲，以賑凶飢之蓄，隨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應常平積滯，不散役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以行。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雇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熙豐不能熟議緩行，而當助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羣陰因得以行。其附會蠹進之計，搖波助禍，無所不至，故其征稅弄民，反助後來章蔡諸人之上。夫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爲之宗主，然惇元祐時嘗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

有一日，善如役法，歷寧初，以罷代差行之，太速，故有
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請，庶幾可行，而民困
益甚。其弊將益甚矣。與其策不備，切中元祐之病，事且
其知熙寧之非，然則後來之所以攘臂稱首者，正張
商英所謂熟議要倣官，而民間之利病，庶度之是矣。
未嘗不了然胸中也。其好人之雄歟。馬端臨論復除
煬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
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
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新置興洛及迴洛倉，
又於旱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
東至瀍池，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
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又往江南諸州採
大木，引至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帝將事遼碣，增

置軍府，租賦之入益減。又造龍舟鳳舳，黃龍赤艦，樓船棧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腳。衣錦行滕，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棧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供頓闕乏，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網罟徧野，而買於豪富之家，其價騰踊，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球，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勸令入朝。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縣亘千餘里。四年，發河北諸郡

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解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馬驢死者過半。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六年。將征高麗。詔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復點兵具器械。皆令精新。濫惡者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

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每急徃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盈數倍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盜賊四起隴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盜

賊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
征遼，路逃者相繼，執獲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憚，遇高
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
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
於鴈門。突厥尋散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
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
充，經史、李初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煮土或擣葉爲
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
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
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囊義。

建隆編錄
則自曉之

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隋志唐書

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廢寢多太宗孜孜庶務有司嘗言油衣幣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盜務爲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以

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仁宗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數。至寶元中，陝西川兵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

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人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子日費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陝西請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

兵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旣罷而調用無所減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金帛繒錢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十二百餘萬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

有者如此
安石何必
預之

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
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紉襦元德皇后
嘗用金線緣襦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
問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爾異時中官月有止
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略四夷故每以財用
不給爲憂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
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
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復闢檻青璫四百九十
帝謂禁中諸殿闢檻卒故弊不必覆也旣而并延闢
宮覆檻璫罷之後宮鼎間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

綵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
皆罷省三年儀鸞司闕輿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
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
而欲勤遠民乎全州歲貢斑竹簾簡州歲貢線紬安
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礫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
亟命停罷後苑嘗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
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飭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
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
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
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

規而侈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俸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俸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初宰執堂食亦皆有常數至是臨日眾多有公使泛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厨錢侍御史毛注嘗

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爲幾
罪幾坐奪職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
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使刺史多至數千員學
士侍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
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
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
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侈爲功歲運
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奸吏旁緣牟
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
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

此靖康元年詔

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又增置兼局
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廩給無度
以一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
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乃詔三省樞
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是時天下財用
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歛
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
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
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史卒廩餼一切付
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下所謂經總制

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建

經制錢

炎二年高宗在楊州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
浩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洒錢
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欽
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叅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
以總制司爲名之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爲總制錢而
總制錢自此始矣月椿錢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之二
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
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
司移用等錢供億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

科既有偏重之弊於是郡縣橫歛十七年詔州郡以

其東西月
其宗族

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七

其宗族

萬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如輸米則增收耗剩

板帳錢

交錢帛則多收靡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

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
不及卑勿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
與消除而抑納雖欲不橫取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
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內藏庫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
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
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嘗謂軍

出者常出

出者不

旅飢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太宗漳泉
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今內
藏庫使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
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通
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
得預其事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
賜資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
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
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神宗臨御之初
詔立歲輪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

臣曰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卽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蓋有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爲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宜因官

制之意令戶部大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
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
閱云宋志宋經費

右經總制月椿版帳等錢所取最爲無名雖曰責辦
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爲自戶部四
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止而其糞窮
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
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祭非有與於民也此
又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
特藉此說以註誤朝廷耳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

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矣而復別立窠名以爲取辦州縣所歛不及民將以誰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劉晏所不道雖蔡京冀居厚之徒亦羞爲之者是也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輦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興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爲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寬大未嘗究竟到底熙豐以後驅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項錢物則州郡所

宋崇寧而
不許領有
也

賦法年增
於舊

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
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羨餘減出納之
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倥偬之際不暇
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而額之重者不可
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橫之法取之於民